

岁月悠然

故乡竹园杂忆

陈汉忠

儿时外婆家周家宅,宅后头隔沟有一片竹园,大约有一亩多,因为是长条形,从东到西几乎横跨一窠地。竹竿细长挺拔,竹枝茂密青翠,称得上根深叶茂,枝横云梦。远远望去,绿浪翻滚,逶迤起伏,和宅沟沿上两棵高大的苦楝树相映成趣。

据说竹园是周家先祖留下的,为三户周姓后人继承。每年花红柳绿之时,常有城里人来乡下踏青采风,把周家竹园当作风景点,沿着宅弄里那条窄窄的小道,进进出出,带照相机的会情不自禁地“喀嚓”几张。过不了十天半月,周家竹园的倩影会出现在上海某个里弄的长街短巷里,大叔大妈们对照片指指点点,啧啧称赞。

中国是竹子最早的故乡,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发掘表明,我国早在7000多年前就开始种植竹子,培育出的品种有200多个,堪称竹子之祖。但你要探寻周家竹园究竟起源于何年,周家老辈人也无以作答,只晓得是祖上传下的,就再无下文了。虽然遗憾,却也无形之中让周家竹园多了几分神秘感。

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文人墨客为竹子舞文弄墨,留下无数名言佳句。唐代诗人陈陶的《长竹》诗曰:“青岚带亚君祖,绿润高枝蔡邕。长听南园风雨夜,恐生鳞甲尽为龙。”通篇没有一竹子,却把竹子的神韵刻画得如此有声有色。苏轼爱竹爱得深沉,爱得透彻,他的“可使食无肉,不可居无竹”的坚决,让无数后人自叹不如。清人郑燮“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歌颂了竹子的坚韧,虽相隔千年,却有异曲同工之妙。

周家宅有记载的老辈们,大多读书不多,大概也没多少人诵读过此类颂竹的名言佳句,但这并不影响他们对竹子的挚爱。当然,他们有自己的角度,更多的似是源于生计的需求。

一个家庭若有一片竹园,犹如如一

棵取之不竭的摇钱树。每到春天,竹园里冒出一支支春笋,主人会有选择地挖走一些,拿到市集上售卖,换点零花钱。夏秋之际,又可根据竹子的疏密分布,砍伐一些成竹,用于编织篮筐、竹席等。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农村老百姓还很穷,谁家倘有一两床竹席,那是很有面子的事,记得我妈妈为了编一床竹席,省吃俭用很长时间,才积攒起钱请竹匠师傅忙了一个多月,拥有了两床新竹席。

有了竹席的夏天,似乎变得凉爽了,我常常光着背睡在竹席上,睡热了,随便翻滚一下,又是一片凉爽。竹席这玩意,还特别耐用,尤其是蔑青的,可连续使用很长时间。四十多年过去了,妈妈当年留下的竹席至今完好,睹物思人,让我感慨万千。

我外婆家,与竹园仅一沟之隔,夏天西宅沟变浅,水面窄窄的,宅上男孩子们不愿绕路,常常拿出学校体育课上学来的跳远本领,顺坡而下,一蹶脚跨了过去,爬上岸,竹园就在脚下了。竹园里长着许多叫绿汀的野生草本植物,夏秋之际,枝头上挂满了灯笼般的果实,剥开那枯黄的外壳,里边的果实晶莹剔透,黄中泛红,咬一口,透出一股香香的甜味。因为没核,我们都大口地咬着嚼着,竹园里洋溢着一股甜甜的清香。也有大人吓唬说,绿汀是蛇吃的,你们抢吃了,当心蛇咬你们。对此,我们男孩大都不理会,乡下那时有蛇,但都是无毒的,与人相安无事。

竹园的主人也是很慷慨的,如果谁家孩子要根竹竿做钓鱼杆子,或者谁家缺蚊帐杆,只要你开口,主人一般都应允。我那时爱钓鱼,就到竹园里砍竹子,首选高挑的,不宜太粗,一手握住正好。青竹竿有的不够正直,考究的要用明火“育”一下,通常捡一堆干树枝之类的,在空地上燃起篝火,把竹竿弯部放火上焚烧,并不停移动竹竿,使它均匀

受热,并轻轻扳直。只一会儿,一根笔直的鱼竿就脱颖而出,再牵上尼龙丝线和鱼钩、浮标即大功告成。

每到夏天,竹荫就成了乡亲们最好的避暑地。午后,骄阳似火,屋里热得像蒸笼,唯有竹园里凉风习习,大人小孩搬着小木椅、长条凳,抱着席子、门板等,或坐或躺地纳凉。我和几个同学伙伴则会趴在席子上一起温习功课,一起逗乐玩耍。

有件后来被队里人称之为“竹园风波”的往事我至今难以忘怀。那年暑假,我们几个读初中的孩子被队长指派拔沟沿草。拔了一上午,又累又饿,同伴中有人提议,凑份子到镇上饭店喝米酒去。总共凑了块把钱的我们,勉强点了几个猪肝、花生米之类的冷碟,要了一壶米酒。我本不会喝酒,但可能饿了的原因,胡乱喝了几口。五六个小伙伴,只一会儿就风卷残云般地把菜盘酒壶吃了个底朝天。匆匆赶回队里,还没到开工时间,就在竹园里席地而息,这一躺不要紧,什么开工,什么拔草,全抛到九霄云外。大概下午三四点钟,队长过来检查拔草进度,见民沟沿上空无一人,全在竹园里呼呼大睡。队长大为光火,不仅通报家长,扣除半天工分,还要追查领头的。我不记得自己是为首的,但因为我比其他人高一年级,在无人“自首”的情况下,屈打成招,成为“竹园风波”的领头羊。直到现在回乡碰到当年的事主们,依然争来吵去的是个无头案,当然眼下更多的是诙谐和玩笑了。

年复一年,竹园遵循着它自身的规律,一岁一枯荣,地下的竹根也盘根错节,还不时向四周攀升。生产队怕竹子长到集体的地里,专门在接壤处挖了条壕沟,以阻止其蔓延。可似乎并不奏效,每到春雨霏霏时,集体的地里冷不丁地会冒出几支竹笋来。虽然很快被挖掉了,但“侵占”良田实在是不祥之兆。果不其然,某天下午,公社来了几个干部模样的人,在竹园内外转了几圈

后宣布,竹园收归集体。又过了一段时间,农村平整土地,竹园被认定为占着耕地面积却又不打粮,下令连根挖除。

周家宅人几代与竹园相伴,自然不情愿。队长也姓周,不想得罪罪人,可胳膊拧不过大腿,只好硬着头皮上阵。听说当时全公社挖掉的竹园数以百计,因阻力太大成了胡子工程。周家竹园小有名气,东邻西舍都盯着周家竹园对表,周姓队长也因此被推上风口浪尖。为推动进度,大队抽了一批基干民兵,白天连轴转,晚上还挑灯夜战,硬是把个周家竹园夷为平地。

霜降时节,挖掉的竹林种上了小麦,但不知为什么,麦苗稀稀疏疏的,连追几遍肥依然没多大起色。第二年夏收,这片地虽未绝收,却也没打几斤粮。尽管得不偿失,还是被上报评为“平整土地,取得高产”先进单位。叫队长去公社大会介绍经验,他支支吾吾讲不出个所以然,仍然披了红花获了奖。回到宅上,队长没敢提得奖的事。多年后,我重提旧事,早已赋闲的老队长指着桌上一只满身斑驳的旧茶缸苦笑说着,这就是当年会议上发的。

周家竹园被刨掉的时候,邻里们纷纷把竹根拖回去晒晒干当柴卖,我妈妈也顺手捡了些回家。不过她没全部拿来晒,挑了几块根系丰富的挖坑埋在屋后宅沟沿上,还拎了桶水浇了浇。第二年春天,宅沟边上竟冒出了几支嫩嫩的笋尖。第三年,竹根窜到了猪圈前面的桃树下,又窜到了屋后的空地上,越窜越多,越长越旺盛,妈妈都有点喜出望外。

四十多年过去了,周家竹园早已被人遗忘,但在我家的老屋旁,却形成了一片新的竹园。种下竹根的妈妈已经作古,但竹园却依然充满生机。远远望去,青翠的竹子随风摇摆,仿佛妈妈勤劳的身影。阵阵微风掠过,竹林发出沙沙的声响,恰似妈妈对远行孩子的叮咛。于是,我想起了家乡流传的一句老话,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

艺境



潘公凯《荷梦连江海》局部

读潘公凯的巨荷

浦子

去看潘公凯的画展,首先被一阵气势震慑住,仿佛画家老家也是我的老家的宁海县冠庄九龙山谷中水打岩瀑布泼过来的水,我下意识往后退,可是,那水仍然将我打湿,最后,身心融化在其中了。

特别是,当我将右边的展道走尽,一回头就看到左边展板上《荷梦连江海》。大有一眼望不到尽头的感觉,立在离画稍远的地方,才看到画是有边的。事后查了资料,才知道它的长度是1552厘米,宽度是180厘米。这样的长度和宽度,超出了我平日里的认知。

我想起画家之父潘天寿大师。在他生活的年代,在上世纪上半叶,在好多人的概念中,中国画只能制作一花一草的小品,不能有展示更宏大场面内容的大画。潘天寿就在这些陋见中率先创作巨画而突破。潘天寿还创造了一种新的制作方式。油画的大幅制作在架子上完成,而他的巨作铺在地上完成。而他的作品,连上了江海。梦中的荷,不是旺盛期的荷,而是残荷。似乎,旺盛时期的荷,长得太茂密,茂密得连做梦的缝隙也没有。而在荷残了时,那些荷秆黑乌乌的,那些蝌蚪们不再前来看亲近了,那些荷叶卷起了,以自己的意志卷起,另一些荷叶残破了,让风轻易穿过,长成两只黑翅,如同搏击天空的黑鹰,终于与梦牵手上了边。画自此有了张扬的态势。从左边开始的画面看,是一小组开始活跃的残荷。可以看得出它们脸上的惊讶之色,以及幻化成顽童幻化成雄鹰幻化成巨型青蛙的它们,稍稍

展露了下肢体,仿佛在喊:喂,大江大海,我们来了,来了。随即,画家笔下的淡墨波形线条,好神奇,叠加的线条,就是大江大海的神韵。

果然,荷就飞跃大江大海,在江海的另一端站稳了脚跟,充分的腾挪转折施展身手。这时候的荷就有了巨变,那是到达彼岸了吗?可以明显地看到,刚到达的荷欣喜异常,手足放开,肢体和头颅随时转动,一副张扬的姿态。渐渐地,节奏有些放缓,到最后,是完全的凝固。令人欣喜的,前边张扬之极的荷,所占的画面只是很小一部分,中间的则有增多,增多到占领整个画面,到了终结时,荷却又留一些空白出来。空白才能让阳光照进来,才能让周围的生存空间保持和谐吗?它在传达一种信号,即张扬时的力量不如内敛时的力量,狂妄时的力量不如平静时的力量,这不是人生修养的写照吗?

从《荷梦连江海》走开,心境久久不能平静,那是荷摇曳的波澜未歇。我转眼四周,找一个灵魂整个的地方,哦,又是荷的巨幅画作《残荷如石图》。此画的尺度比刚才的稍微小了一些,也达到970厘米×180厘米,也就是说从头到尾差不多十米啊。

同样是残荷,背景同样在江海或者湖面上,可构图与上一幅恰好倒了过来。即从大块的残荷色团开始,以小块的残荷色团结束。颜色改变了。前一幅以黑色居多,似乎是黎明前的黑暗。这个时候的残荷,已经经过一个晚上的煎熬,不仅让黑夜的风吹乱了荷叶,让水中的鱼撞歪了根茎,立在水中就气喘吁吁的。而这幅,增添了些暖意和颜色,像是旭日的那一面,给人以温暖和光明。可以明显地看到,原来歪了的根茎,现在一根根挺立起来,那些荷叶借了阳光舒展起来,全没了萎靡不振的感

觉,换之以神采飞扬,似乎做好了雨点溅落如珍珠般滚动青蛙跃上叶面戏耍翻跟斗的准备。

同样是残荷,可线条结构发生了改变。上一幅的比较凌乱,这一幅近似于方形。普通的荷叶大都以圆形或者椭圆呈现,而这里的残荷被画家的笔以近乎理性地减去圆形的曲线,而以直角呈现方形。这个方是为了描摹石头作铺垫的。严格来说,是将残荷的形状描摹成石头的样子,或者让残荷兼具石头的灵魂。

果然,当我穿行在这样的残荷群中时,有了别样的感觉。原来婀娜多姿风姿绰约荷群,尽管那時候有霏霏细雨之下的姑娘,含着雨水还是泪水的眼睛,也有一定的杀伤力,可那是记忆深处的柔软力量,这些都不见了,换之以硬朗之气,那些借了石头形状的残荷,不断地向四方散发一种能量,那是光的能量、热的能量、正的能量、大地的能量、宇宙的能量。最起码,表现的是画家赤诚的能量。在画作即将观尽时,我恍然听到了牛叫。

牛,谁的牛?在20世纪中国画坛,齐白石的虾、徐悲鸿的马、黄胄的驴、李可染的牛,都堪称水墨一绝。不,这里的牛不是李可染的,而是潘天寿的巨画《耕罢图》。由于我的出生地宁海县冠庄所住之处与他的故居相距甚近,我的童年就在他的院子中堂看到过他的巨画《耕罢图》,后来在县档案馆也看到过。潘天寿藉此告诉世人,大画不仅仅是线条墨块(颜料)的简单堆砌,而是内容和形式的高度统一。站在巨画《耕罢图》前,你不仅仅惊讶面前的巨画,更在惊呼这画所展示的大地、田野、庄稼,人畜兴旺的和谐气氛,仿佛还能听到耕牛“哞”的一声长长的叫声,那种只有浸灌了灵魂的巨画,才能震撼你的心灵。而牛就与池塘,与池塘上的荷有关,眼前

的巨画《残荷如石图》,由继承了父亲遗志的潘公凯所作,就能说明巨画不在于大,而在于思想、技巧的高度融合,是画家宽阔的心胸与视野沐浴照耀之下的巨大画面。潘天寿的巨画表达的是“强其骨”的思想内核,潘公凯的画面表达的也是相同的思想。

在画展的最后一排,我终于看到了本次画展的压轴之作《残荷铁铸图》,尺寸巨大,达到了1080厘米×873厘米,整一面展厅的墙之高,我抬头看的时候同时看到展厅的顶层。哇,这是一座高峰,我在心里喊起来。

画的结构有三个部分组成。从左到右,左边是一枝残荷托着莲蓬的茎秆,中间一大从荷叶裹着莲蓬为主体,由四根粗大的残荷茎秆托起,仿佛是一只铁铸的巨大的鼎,右边是由残荷茎秆组成。吸引我的是那些线条,要比《残荷如石图》中更有力量感。如果将前图中的线条比作石,这里就是铁。我立在画作的右边空白处,让工作人员为我拍摄了一张照片,我想把自己渺小却也是有特色的身体嵌进这幅画里,成为一个永久的纪念。想不到,画家潘公凯此刻进了展厅来。于是,两人一起在巨画下合影留念。

有画评家认为,同是中国杰出水墨画家的父子,如果说潘天寿的创新在于遵循着拉开东西方距离,保持中国画自身独立性的观念,走在他了如指掌的传统之路,而包古容今,借古开今,在嬗变中递进,在创新中发展,并进入现代。而潘公凯的当代水墨作品,就是意图体现出在当代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中对中国文化传统的传承和表达之间关系的深入研究和个性化的表达。

我不懂里边的表述,问身边的潘公凯,他只是笑了一下,再送一个冠庄人才有的标准的笑:内敛、赤诚、善良。

心香一瓣

和老年聊天

陈荣力

这段时间,收废品的老年有点心事。

起先老年自己没说,我看他的话比过去少了,便问缘由。老年犹豫了一下,还是说了。前段时间回老家,第三个女儿(也是最小的女儿),刚读完初中就跑到她大姐那里抱小孩去了,说再也不要念书了。

我一听也有点急。这不行的,老年。现在初中毕业相当于半个文盲,又是女孩,以后怎么找工作呀,你也不劝劝她?

我怎么会不劝呀,我和她妈都劝了好几次了。她最小,性格也最犟,听不进。不过也好,老三去老家抱小孩了,我老婆就过来和我一起收废品了。

这倒是好事,你也不用再用单身汉的日子,老吃方便面了。

见老年岔开了话题,我也识趣地不再说不读书的事。毕竟“皇帝不急太监急”,太过了,容易招人嫌。

和老年说这些话时,我们站在地下室我家附房外。老年一边说,一边拆纸箱、叠纸板、捆报纸,始终没停着。家里订了《文汇报》《解放日报》《新民晚报》《钱江晚报》等七八种的报纸,差不多半年收一次,收拾不易。我们这样的说话聊天通常会延续个把小时。

此当中我抽根烟,也会递给老年一根,他接过去了但不吸。第一次给老年递烟时,见他接了又不吸,我凑过去要给他点上,他摆摆手,我有一个规矩,干活时不吸烟,不安全。干完了,到外面才吸。其实老年兜里也放着一包烟,一到外面他会迅速回递我一根。我这个差点,不好意思。我当然不会拒绝,于是他抽我给他的,我抽他给我的。

仔细地想想,这种默契又惬意的场景已有十来年了,也就是说老年到我们这个小区、到我家来收废品也已有十来年了。

第一次激起我与老年聊天兴致的,是他的姓。

年这个姓在我们这个地方极少,在全国也罕见。年姓的知名人物,我也仅知道清朝有个年羹尧,芜湖有个年广久。老年不知道年羹尧,也说不出“傻子瓜子”的创始人是谁,只知道他这个姓的很少,他们村庄里也就孤零零的十来户。

老年的老家在安徽阜阳下面一个叫颍泉的地方,他们村庄的边上就是颍河。老年生了三个女儿,我们刚聊天那会儿,大女儿已读高中,二女儿上初中,三女儿将读小学。

说到生了三个女儿,老年一脸自得。大家都说我福气好,三个女儿长大后,端午、八月半酒和烟还能少?我们老了,三个女儿轮流照顾,还愁啥。现在辛苦点,把她们培养好,值得。

老年主打收旧纸箱、旧报纸,兼而收收旧冰箱、旧彩电等家用电器。开头几年我打电话给老年,他几乎随口随到,有几次还主动打电话来问有没有纸箱、报纸。但近几年打电话给老年,他

似乎不那么积极,总要拖个一两天才过来。一次我问老年,是不是现在生意好,你忙不过来?

老年停了一下。不瞒你说,像你们这种老小区,我不大愿意收。为什么?你猜猜。老年狡黠地笑笑。见我不猜,他擅自说了。现在新小区很多,住的又大多是年轻人,装潢材料、家电、家具的纸箱既又多好,制浆又麻烦,价格卖不高。旧纸箱还用过的瓦楞纸箱,价格卖得高。像你们上了年纪的人家,有纸箱也大多是装水果、装酒的,虽然花里胡哨的挺好看,但薄,制浆又麻烦,价格卖不高。旧纸箱还有这么多讲究?那当然。你是老熟人了,你叫我,总要来的。

为了更好地延续“总要来的”这份交情,那天我和老年加了微信。老年的微信不多,十天半月的才发一次。有一段时间我见老年老转发一些美女跳舞、作秀的视频,于是在又一次收好纸箱报纸,一起抽烟时半打趣半认真地问了老年一个问题。

我说,老年你长年一人在外,想不想女的?老年大概也知道我看了他转发的视频,有点不好意思。想也会想的,但老婆一人在家,又要管田里又要管女儿,比我辛苦多了,我能干对不起她的事?我最大的享受就是晚上回到出租房,喝几瓶啤酒、抽两根烟,好好睡一觉。

那天老年告诉我,接下来他会有大半年时间不来我们这里了。你干什么去?回家,造房子。造新楼房呀?这可是大好事。我不造楼房,就拆旧建新造三间平房,院子弄得大一点。你知道我就三个女儿,都要出嫁的,我们两夫妻老了,三间平房住住足够。再說今年二女儿刚考进职业学院的服装设计班,学费挺贵的,造平房总少花点钱。看来对造房子,老年是谋划了挺久,胸有成竹的。

最近一次碰到老年,是他说小女儿不要再读书的半个月以后。那时小区里枇杷正黄,我晚饭后领着外孙在小区玩,看到小区的池边有人正爬在枇杷树上摘。小区里的枇杷、桃子、杨梅都这样,手够得着的地方,未熟透便早早被摘了,手够不着的地方就一直留着。那天我还以为爬在树上摘枇杷的是小区的保安,没想到跳下树来的是老年。老年看见我也有点尴尬,于是讪讪地要将摘的枇杷送给我外孙。这时我才发现,老年停在不远处装满纸箱的那辆电动三轮车旁,还站着一个50来岁的妇女,想来该是老年的老婆。见我外孙一定不要枇杷,老年便开着三轮车带上老婆,背着一身夕阳走远了。

其实我这么多年和老年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也有一个小小的私心,那就是想把老年作为我写作的一个素材。我不知道这样的素材合不合适,但有一点我是清楚的,和老年聊天挺有意思也挺走心的。

黑野捕“灯笼”

林上军

“灯笼”者,晚上野外萤火虫也。

岁月荏苒,已许久没仔细零距离观察萤火虫了,它的样子似乎有些模糊。但它腹部末端这盏灯,永远亮在我的眼前。

萤火虫是自然界极少会发光的动物,就像海岸边的“蓝眼泪”,如果缺乏无污染的青山绿水,很少能遇见。

银烛秋光冷画屏,轻罗小扇扑流萤。雨打灯难灭,风吹色更明;若飞天上去,定作月边星。

萤火虫是少数能够激发古人诗情逸兴的昆虫之一。

夏日之夜,是乘风凉的好季节。院子里,当我们听大人们聊天时,只见萤火虫在周边忽起忽落,一会儿又像近处眼前的流星,在我们够得着的地方飞来飞去。

于是小伙伴们就忙进家门拿来一只瓶子。墨水瓶、空酒瓶……萤火虫放进去,瓶外就能看到亮光。

萤火虫一般停在草叶、草秆上,我们拨开草从去抓它时,它反应不怎么灵敏,所以捉起来还比较容易。但捉时,两个手指用力不要太猛,否则萤火虫会当场被捏死,因为它的体质柔软、很脆弱。有的萤火虫见我们去捉它,也会逃,于是它逃到哪里,我们就奔到哪里。捉着捉着,就从家门口跑到了池塘沿、溪坑旁、田埂边。有些萤火虫落在水面上,一刹那,就形成点点荧光、银河效果。没多少时间,瓶子里已是“小灯笼”一串,忽闪忽闪。小伙伴们把瓶子凑在一起,给大人看,比谁的灯最亮。

说实话,那个时候,我对生态环保、对生态灵的呵护意识几乎空白。

别看萤火虫个体小,似乎弱不禁风,它却是小型蜗牛、蛞蝓、蚯蚓乃至水边贝螺的天敌。

捕食时,萤火虫爬上蜗牛的贝壳,用足抓牢并注入麻醉液,使蜗牛失去知觉,然后分泌消化液将其肉质分解成流状肉糜,吸入体内。

吃完后,有些萤火虫用尾足粘净身体。一次取食可以维持几天甚至一个月不进食仍能存活。大多数萤火虫成虫在自然条件下仅食用露水、植物分泌物、花粉、花蜜等液体,或利用幼虫贮藏的脂肪。

萤火虫为完全变态昆虫,其生活史经历卵、幼虫、蛹及成虫4个阶段。幼虫从卵孵化至蛻需蛻皮6次,蛻期因种类不同可达40多天。成虫在野外寿命一般为3至7天,但也可长达20至30天。据科学观察,萤火虫的卵、幼虫和蛹都会发光,大部分成虫都是发光的,只有极少数成虫不会发光。

萤火虫的发光器,从外表看只是一层银灰色的透明薄膜,这层薄膜中含大量的荧光色素;萤火虫在脑神经系统的支配下,通过调节呼吸节律,控制氧气供应,便形成时明时暗的“闪光”。根据萤火虫的发光原理,科学家发明灯具,有的能应用于医学治疗。

全世界已识别2000多种萤火虫,中国已知的萤火虫种类超过100种。在世界各地,有的地方利用本区域优良自然环境产生的萤火虫景观,开发夜间游览景区,可惜持续时间长的甚少;因为一人多,环境容易破坏,遭遇光污染,萤火虫也不愿意提着“灯笼”出来了。

这一盏盏自然小“灯笼”,对环境异常敏感,不轻易亮相,很少与人类结缘。因此,我较少时夏夜的聚“灯笼”经历,显得异常珍贵。

让我们拥有更多的绿水青山,孕育出足够神奇的自然萤光世界。